

吳  
晗輯

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

中  
華  
書  
局

中宗元年丙寅（明正德元年，一五〇六）起  
中宗三十三年戊戌（明嘉靖十七年，一五三八）止

# 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

三

中華書局

# 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十三

## 中宗實錄

李苞、尹漑、沈通源等撰。計一百零五卷。起中宗元年（明武宗正德元年，公元一五〇六年）九月，至三十九年（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，公元一五四四年）十二月。嘉靖二十九年書成。

## 中宗大王實錄一

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諱懌，字樂天，成宗大王第二子。母妃貞顯王后尹氏。燕山昏虐，宗社將危，衆議推戴。性仁孝勤儉，善於聽斷，謹祀恤民，恭以接下，優納諫諍，誠心事大，終始不替。不崇信異端，不好遊畋。聲色玩戲奢靡之事，亦不留心。中年好學樂善，銳意古治，而專任新進，事多過激，志未克就。厥後雖屢爲姦人所誤，能復開悟，賴有學力也。在位三十九年，壽五十七。

元年（明武宗正德元年，一五〇六）

九月戊寅朔，晉城大君以翼善冠袞龍袍

即位當用袞冕，而用此冠服，倉卒未暇備也。

即位於景福宮勤政殿。安置前

王於喬桐。己卯，朴元宗等議封前王爲燕山君。廢世子顛及王子昌寧、陽平、敦壽等，俱擇幽僻郡邑安置。丁酉，政院啓曰：「承襲使、辭位使賣去事目，三公六曹及宰相等共議磨鍊，何如？」命召柳洵、金壽童、申浚、鄭眉壽、李孫、金勸、柳子光、權鈞、成希顏、李季男、李諤、柳順汀、宋軼等，使之共議。柳洵等議啓曰：「一、廢王稱前王。一、若問殿下前王母弟與否，以實對。一、若問前王所在處，答曰：『在別宮。』一、若問前王病證，答曰：『自幼稚時有風眩證，世子亡後，痛傷過度，前證復發。心神不定，驚悸昏眩，深處房屋，不拓窗戶。』一、若問世子病證，答曰：『以瘡疹夭亡。』一、若問殿下册妃與否，答曰：『殿下潛邸時，夫人病亡，時未納妃。』一、若問殿下春秋，以實對。一、若問康靖王子幾人，以實對。一、若問前王子幾人，答曰：『只有一女，年幼。』」以此議啓，允下。己亥，右副承旨李堦啓曰：「沙糖、龍眼、荔枝，廢主所好之物，故令貿易。今既買來，今後如此退方異味，請勿貿易。」傳曰：「可。」庚子，命賜廢世子顛、昌寧大君誠、陽平君仁及敦壽等死。癸卯，遣知中樞府事金應箕請辭位，同知中樞府事任由謙請承襲。其奏曰：「朝鮮國王臣李懽謹奏，爲請辭位事。竊念臣素嬰風眩，發作無時。世子顛於正德元年五月罹疾，淹見天亡，臣傷慟之極，失於節宣，宿疾復作，轉成沉痾，軍國庶務不能裁決。仰惟天子眷命，先祖家業，靡堪承守，罔知攸爲。念臣親弟晉城君懌，年長且賢，夙有令聞，付之重寄，允孚輿望。已於正德元年九月初二日，稟於臣母康靖王妃，令懌權襲軍國勾當。伏望聖鑑洞照，特降明允。爲此

謹具奏聞。」朝鮮國權署國事臣李懌謹奏，爲請承襲事。國王臣慳，自世子顛夭亡，傷慟失節，舊患風眩轉劇，軍國庶務未能裁決。以臣懌爲親弟，啓稟康靖王妃，委臣權襲。臣自念愚庸，不堪承當，兢惶罔措。爲此謹具奏聞。」

十月戊申，遣管押使僉知中樞府事朴仲幹如京。甲子，右副承旨李繼福啓曰：「僉知全五倫以滿浦僉使遞來，曰：『韓世忠、末應山等滿浦人亡入賊境，世爲西邊患。嚮者國家購求此賊，諸野人等刷還，國家不論其功，野人等發怒，謀欲起兵。恐啓邊釁，請速措置。』」

十一月丁丑，傳曰：「刷還韓世忠等野人賞賜事，先以諭書下諭，其賜物急速下送，令全五倫頒賜。」因三公議也。柳洵、朴元宗、柳順汀等議曰：「建州人自以刷還韓世忠爲大功，而久未受賞，憤怨必深。當以禮曹、兵曹同議之辭，急速下諭本道監司，令滿浦僉使詳悉開諭，分揀功勞高下慰諭，分與必得其宜。當急遣五倫，使之處置爲便。」五倫久在滿浦，備知彼人事情者也。己卯，遣進賀使邊修，賀册封皇后。癸未，喬桐守直將金良弼、軍官具世璋來啓曰：「初六日，燕山君因疫疾而死。」辛卯，政丞等啓曰：「先王史則以實錄稱，燕山史則不可以實錄言。以日記修撰稱號設局，以大提學金勘爲監春秋館事，專掌編修，臣等亦往來檢察。」丙申，正朝使韓洵到義州，病苦，未得越江。命遣醫救療，以武陽君柳房代之。房，子光之子也。

丁卯二年（明武宗正德二年，一五〇七）

二月己丑，辭位使金應箕、承襲使任由謙還自京，啓曰：「臣等在北京時，凡奇已於先來通事之行具錄以啓矣。但臣等臨行，序班崔榮語質正官崔世珍，曰『爾國之事，吾意以爲雖再來奏請，不過准其權署而已，前王薨逝後，必許承襲』云。榮言未可的知，臣等有聞，不敢不啓。」傳曰：「明日議之。」應箕、由謙又啓曰：「遼東總兵官郭振者，臣等往來，多致食物，以示誠款。前此赴京之行，亦皆厚待。其所求良弓二張，請於後行入送，何如？且本朝宦者金義、卜享、陳浩，今皆爲太監，著蟒龍玉帶，昵侍皇帝，榮寵極矣。且宦官張欽，其職次不及三人，而亦昵侍承寵。皆欲因事出來。其父母及族親，書契修送何如？」傳曰：「可。」應箕等之在北京也，禮部祠祭司郎中許淳問通事田命淳曰：「汝國王年幾歲？有何病？」命淳依事目答之。又問：「毋乃有謀作之事乎？」答曰：「我國禮義之邦，豈有如此等事！前王病篤，久曠聽政，故不得已博採羣議，讓位於弟矣。」又問：「權署春秋幾何？曾於何處封君？」春秋，則答之以實；封君，則「非上國封王例也，王子常居私第，只備朝見，而無權柄之任。」淳曰：「然則少年！少年！」又問曰：「前王親弟乎？」答曰：「是。」淳仍曰：「此非世子承襲之例，必議諸堂上，與三閣老處之。」儀制司郎中張琮問命淳爲來事，一一答之。琮曰：「事非凡常，不可輕易處置。若前王病愈，置之何地？如有爭競之端，將若之何？此非小事，當議諸僉位爲之。」序班李翔來言：「昨謁張尙書昇。昇曰：『朝鮮國承襲事，俺私議於諸尙書。刑部閔珪、工部曾鑑等云：『朝鮮國王敬事朝廷甚篤，今遭疾患，宜加矜恤。遣御醫實藥救療，驗

其病之輕重，可也。」諸尙書皆云：「朝鮮禮義之邦，然亦是外國，不須遣醫也。」張郎中又語命淳曰：「前王若病重，則辭位承襲事，國人合詞奏請可也。何無國人之奏而前王有請耶？新王又何自行陳請乎？」命淳答曰：「王不讓而薨逝，則議政府申請，例也。今則前王稟於母妃，議於臣民，親自讓位。新王辭不獲已，乃權署國事。臣民何敢越分奏請乎？」郎中又曰：「然則康靖王妃何不獨奏，而病王乃反有請耶？」命淳答曰：「王妃婦人，無奏達之例。」李翔傳張尙書之言曰：「承襲事吾則勉圖，但左侍郎王華堅執異議，必欲遣人審覈後准封。然當更議措置。」李翔又傳張尙書之言曰：「兩侍郎皆云：『待國王薨逝後許封。』吾答曰：『外國事不可如此，移咨回奏後許封可也。』以是復奏云。」其移咨云：「大明禮部爲請辭位事云云，竊照朝鮮古稱禮義之邦，恭順朝廷甚篤。今其國王旣患前疾，不能裁決國務，固當矜恤議處。但權襲國務，事體甚大，必須通國臣民合謀同辭，確然以朝鮮國王李愷病勢危篤，難於復起，其弟李懌旣長且賢，允應權襲，羣然協請，別無異議，庶名正言順，合衆論之公。今國王以風眩昏病之餘，自請辭位。其疾或有平愈之時。其弟李懌隨稱母命權襲國事，自行乞請。其間豈得無嫌疑之弊？況其山川懸隔，勢難逸度，合無本部移咨彼國查勘朝鮮國王李愷，見患風眩，果否已成痼疾；其弟李懌，應否權襲國事。若果所奏的實，別無纖芥違礙，明白令彼國宗戚臣民，合辭奏請，庶於嫌疑可釋，而羣情允協矣。」庚寅，三公及禮曹堂上會賓廳勘校奏聞使費去申狀，又別人情雜物加磨鍊以啓。其申狀曰：「竊惟本國世守東藩，恪謹侯度，靡有愆



替。不幸國王舊患風眩，又因世子顛天亡，過於傷慟，轉成沉痾，痊愈無期，無他子姓以代監撫。惟茲藩垣重寄，無所托付，以親弟晉城君懌孝悌好學，夙有令望，地復居長，堪承先緒。且有宗戚大臣，下至羣民耆老，同然一辭，咸謂父子世襲，古今常典，若無親嗣，則以弟繼兄，亦是通義。晉城君懌，王之親弟，長而且賢，理宜繼序。遂稟於康靖王妃，令權襲軍國勾當，伏候皇朝降命。實是名正言順，非有纖芥嫌疑。今准前因，舉國恆惑。目今國王沉綿積滯，精神昏憤，尋常事理，併無記省，今此移咨，亦未能自行呈徵，病勢日劇，終難復起。王位至重，不可久曠。爲此卑府將一國公議並原初合議臣人姓名開坐，合行申達。」云云。壬寅，遣右贊成盧公弼、知中樞府事尹珣如京師，奏請承襲也。

三月戊申，平安道節度使所啓野人達罕率王山赤下歸仰事，命議於政府。政府議啓議。允。己酉，諭平安道節度使柳溼曰：「觀達罕書契，則其意欲來朝。而前此亦欲來朝，竟不果，今之來否，未可必也。然若來，則陳兵威，設酒樂，待之出於等夷。其來朝出於誠意，則語之曰：『國家待爾以誠，爾何自生疑懼？爾若納款，則當轉達朝廷。』以此開說後，前送布帛衣服鹽紙，從優給之。具由以啓。」癸丑，平安道觀察使馳啓：「唐人五名來云：『朝鮮人入我疆域，偷去財物。』臣方發吏搜捕偷物之人。」禮曹啓曰：「農事方作，不可發軍以擾民。」傳曰：「如啓。」己巳，正朝使書狀官朴兼仁回自中朝，啓曰：「中朝人崔榮語通事李仁禮曰：『我見禮部郎中張宗，問曰：『朝鮮事其將何爲？』宗曰：『民無二主，爾亦不知



乎？若前王病愈，則置之何處？」榮曰：「子前語外人曰：『宗戚大臣同辭啓請，則乃可得已。』今若子言，是給外人也。」宗曰：「外人不可久留，故如是言之。若前王薨逝，則可得矣。否則不其難乎？」傳曰：「將此意言於三公。」

六月甲戌，史臣曰：「自戊午史禍起，史官所記，不過王言出納。而反正後，人自膏火中出，惟事游宴，不顧職務，并與王言而不記。至過數年而後，始修史稿，如朝廷論議及賞罰等事，多有脫漏。」命開史局，修撰廢王日記。

七月癸亥，以大提學申用漑爲奏請上使，以同知事安潤孫爲副使，以弘文應教李荇爲書狀官，以花川君沈貞爲謝恩使。朴元宗啓曰：「奏請使之任至重，不可以秩卑者差遣。請以申用漑爲副使，上使則差以一品。」命遣成希顏。因傳曰：「遠遣千里，予心未安，然卿合任大事，故特遣之。」盧公弼以嗣位誥命奏請，只許權署國事。且曰：「汝國奏請，雖舉國人員列名保奏，然無母妃之奏，難准其請。姑待母妃上請，則准册封」云。故議遣之。

八月乙亥，傳于政院曰：「今奏聞使盧公弼之還，非特有署理國事之命，亦有表裏彩段之賜，皇恩罔極。其謝恩使以從二品宰相遣之，似無尊事之意，選正二品卿相遣之，何如？其議於三公。」三公議啓曰：「以從二品爲謝恩使，古例也。然今則其恩眷殊異，當遣秩高宰相。」癸巳，奏聞使盧公弼、尹珣等受權署國事勅命來。禮部移咨略曰：「李愷病已昏憤，則舉國之人，惟李懌所制，其同辭合請，無足訝者。其母妃見存，倫理攸屬，家事任長，豈容默默！」

臣等意謂制國人者在李懌，制李懌者在其母。今者使臣之歸，只宜欽奉勅諭，以畀李懌，恭承恩旨，署理國事。待其母妃上請，然後定其襲封，則天命民心，國體事勢，可以永全而無隙矣。」盧公弼、尹珣啓曰：「太監李珍及序班崔瑛、李相等，我國凡事極力圖之。苟非此人，則難以成事矣。其贈遺之物，不可無也。」傳曰：「知道。」濟州居李福大等七人，今年正月漂流，至是隨公弼等還，命給衣服，驛送於本土。

九月癸卯，遣知中樞府事沈貞如京師，謝賜表裏勅及漂流人李福大等刷還。丁未，遣左贊成成希顏、工曹判書申用漑如京師，請承襲。

戊辰三年（明武宗正德三年，一五〇八）

正月癸卯，傳曰：「前者王獻臣奉使出來，乃是昇平之日，而獻臣尚有不足之心。今李珍等雖太監，亦不可輕待也。今驛路殘弊，國廩虛竭，凡支持之物，恐未如意。今中外官員解弛，如其不謹奉法者，雖公罪皆以私罪論斷，笞五十以上，罷其職。」奏聞使通事李和宗覺來襲封文書，內禮部尙書劉機等謹題：「爲請承襲事，儀制司案呈，奉本部送禮科抄出云云。看得朝鮮國康靖王妃奏稱伊男國王李懌無嗣，病已沉痾，不可復起，乞將嫡次男李懌襲封國王一節。照得李懌旣以痼疾而辭位，其弟晉城君懌以親弟而承托，受命母妃，請命天子，授受旣明，友愛不失。況通國臣民，舉無異辭，母妃奏疏，尤爲懇切。合無俯順其情，使外藩之付托有歸，李懌之承受名正，於以慰彼羣望。但事體重大，本部未敢擅便，伏乞聖明裁處。緣奉欽依

「禮部看了來說」事理，謹題請旨。」本月初七日具題，初九日奉聖旨：「是，李懌准襲封朝鮮國王，又封王妃。」禮部尚書臣劉機等謹題：「爲請承襲事，先該本府題，儀制司案呈，奉本部送禮科抄出：『朝鮮國康靖王妃尹氏奏稱伊男國王李懌無嗣，病已沉痾，不可復起，乞將嫡次男李懌襲封國王等因。該本府備查彼國并議政府先後奏申及本部節次議題事理覆奏，奉聖旨：「是，李懌准襲封朝鮮國王，欽此欽遵。』續據陪臣成希顏告稱：「晉城君李懌，伊妻尹氏，亦合受封。」及查得朝鮮新封國王並妃各賜紵絲四匹，羅四匹，西洋布十匹。又查得弘治八年三月內封李懌爲朝鮮國王。該本部題准，差太監金輔、李珍齋勅並紵絲紗羅等件前去行禮，案呈到部。」看得李懌既奉欽依准襲封朝鮮國王，其妻尹氏亦合封爲王妃。欲照例請頒詔勅並紵絲等件，差內臣齋捧前去本國，封李懌爲朝鮮國王，尹氏爲王妃。該服用冕冠服誥命紵絲等件及合用裝盛木櫃杠鎖鑰，沿途杠槿人夫、護送軍夫，通行各該衙門撰造關領應付。未敢擅便，謹題請旨。」本月二十一日奉聖旨：「是。着司設監太監李珍、御馬監太監陳浩去，寫勅與他。」太監李珍使人言曰「海青、鴨虎，預先多數坐養調熟。或捉兔，或捉禽，隨才放試以待。若不預先調馴試才，而進獻後或颺去，或不能捉禽兔，則皇帝必不喜。此意預知。」云。又曰「前此到本國留館時，弓人工作處，或於南大門，上使不得親監；或造草家，慮有火災。今宜館裏作廳蓋瓦」云。又曰「弓子當多造費還。弓弰弓槊，預先多備削正，勿令工造稽緩」云。又曰「多日留館，無以遣懷。館後人家園中開射之所爲可。此吾曾所親見之地，

暫設射所，還卽仍舊，甚無妨」云。李珍送水茄種，曰「此種須於種茄時種於館中隙地以待。吾當移種獻於殿下」云。傳曰：「通事費來物目，皆可爲之事歟？」柳洵啓曰：「如此之物，景泰皇帝時求之，然未聞『鴨虎』之名也。海東青雖調習使捉禽兔，不得使爲常性。或颺去，或不捉禽，理之常也。且此物下三道本無，咸鏡道則或有之，觀察使及兵使處下諭甚當。且鴨虎則未知何物，必是羅進也。然則雖不得調習，可充數以送矣。如此等事，雖未遽辦，國家當盡力爲之矣。」柳順丁啓曰：「世祖朝，海青於慈山官得之，平安道亦行移可也。如有得者重賞事知讖，甚當。」傳曰：「可。」丙午，執義慶世昌啓：「天使〔來〕時，緩慢官吏勿論公私罪，笞五十以上皆令罷職。法不可動搖，莫如觀其情實，依律論罪。」上曰：「此言然矣。予意以爲前者金輔、王獻臣之來，凡事不稱意，慮有此患，故姑立此法耳。」世昌又曰：「我國禮貌過恭，天使王儉、董越等曰：『東方禮數，皆秦法也。秦之斯、高欲售其術，以尊君抑臣爲名，而實欺其君也。』請於天使來時，依中朝之制行禮。臣嘗見羸蟲錄，唯我朝有笠纓，笠纓非中朝制也。華人譏其領下垂珠。中原人造笠纓，爲我國也。廢主法制雖無常，而唯此事爲便。以無用之物而濫施高價，請廢其制。」上曰：「禮度則已成風俗，天使曾見之，今不可改也。笠纓雖非華制；我朝不遵華制者頗多，不必盡改也。」傳曰：「天使回還間，凡榮親榮墳焚黃埽墳沐浴等事，皆勿許。」臺諫合司啓曰：「海東青，我朝曾已進獻，請免金銀時並免之。今更獻，則永爲恆式，必爲後世之弊。請考之於前，又與大臣更議。今雖被責於天使，此則一時

小事。後日之患，不可慮乎？」傳曰：「與大臣議之。」領議政柳洵等議啓曰：「上國之命，不可拒也。且皇帝一時好尚不同，不應爲萬世之害。且此物產於遼海東北，考之於史：遼主求海青於女直，我世祖朝遣探訪使求之。天使李珍亦知此物產於我國。今上國求之雖不當，而我國則不可不獻。雖不可多得，只得一二進獻可也。」傳曰：「知道。」辛亥，傳於政院曰：「天使時一應用度雜物，以內帑所有推用。以內帑所無之物行移外方可也。」蓋不欲煩民之意也。丙辰，命召三公議曰：「天使若問前王所在，何以對之？其對以在昌德宮何如？」回啓曰：「然天使若聞在昌德宮，必欲親見此宮，則乃大妃殿及中宮諸嬪所在。若言在此宮大內後殿，則天使必以近大內，不強請見。」

二月辛未，奏聞使成希顏、申用漑還自京師，啓曰：「臣三度赴京。向者見老成人滿朝，今則皆辭職引去，只有三閣老李東陽耳。此無他，幼少之君，不樂聞善言，故善類皆引去耳。諫官多有被罪者，是必因言事而貶也。然百姓愁嘆之聲，未之聞也。視朝不早，或至日昃，朝臣至有凍足蹴地者。六部公事，一從所奏，不加可否。宮中多作兒戲之事。聞回回人不食他人所殺之肉，必手宰乃食，且有善心讀經等事，迎入闕內師事之。臣等常時朝會，不得見皇帝之容，只於祀天祭省性時仰視之，則皇帝尚有兒氣。崇寵宦官。宦官所言，朝臣莫不順從。請托公行。臣等奏請之事，李珍請於劉欽，俾之傳請於禮部，乃得成事。朝臣有論朝廷得失者，指以爲奸臣而罪之。以此曉諭百官，誰肯有言事者乎？然時無暴虐之政矣。且於宮中開市肆，以內帑金

銀雜物設爲交易之事，令人質賣而觀之。」丁丑，咸鏡北道節度使辛允武馳啓：「野人入慶興地槍（槍）評事迎逢軍十餘名而去。」丙戌，正德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禮部爲請承襲事奏：「本部連送先該本部題，本司案呈，奉本部送禮科抄出：『朝鮮國康靖王李婁妃尹氏奏稱伊男國王懼無嗣，病已沉痾，不可復起，乞將嫡次男李懌襲封國王等因。該本部備查彼國並議政府先後奏申，及本部節次議題事理覆題。』奉聖旨：『是。李懌准襲封朝鮮國王，欽此欽遵。』續據陪臣成希顏告稱：『李懌妃尹氏亦合受封。』及查得朝鮮國新封國王並妃各賜紵絲四匹，羅四匹，西洋布十四。」正德三年正月初五日司設監太監李珍等謹題：「爲乞恩賞賜朝鮮國王事，臣等欽承勅命，差往朝鮮國封王公幹。除欽遵外，所有彼國患病讓位國王懼，雖病，卽今見在。伏望皇上憫念懼先年未病治國之時，曾效微勞。乞降綸音，量加賞賜，庶使懼與今封國王李懌，得以均霑天恩。不勝感戴之至，臣等爲此謹題請旨。」本年正月初六日禮部尙書劉機等，於奉天門奉聖旨：「准他賞賜紵絲紗羅各四表裏，銀一百兩，寫勅與他，該衙門知道。」正朝使李云  
相贈書先送。諭遠接使曰：「天使若言及前王賜物賜勅事，則稱說皇恩罔極，因語之曰：『上王病成沉痾，委身床第，尋常事理都不記省。其賜物賜勅，殿下當代受。』天使若曰：『前王病，不能親授，我當就其所在處傳命。』則語之曰：『上王凡起居飲食大小便，皆須人爲之。聞人足音亦驚悸。其所在處又與母妃所居至近，是褻居之地，不可頒帝命於此。』大槩以此意反覆開陳。天使若不言及其事，因語次俱此意開陳其傳勅節次。」

三月戊申，政丞等啓曰：「天使時，道路修治太過，傷民田穀甚多。請馳書於其道觀察使勿令太廣，僅使通橋。」傳曰：「依所啓。」辛亥，正朝使李云相復命曰：「臣赴京獻方物時，太監等督納數外人參五斤曰：『聖節使亦納三斤。』臣不得已納之。又曰：『自此永爲恆規。』」傳曰：「李云相、曹繼商等以陪臣擅便私納，以成後例，其推之。」

四月己卯，上幸慕華館迎詔勅。還宮，兩使奉詔勅陞陸，上行禮如儀。庚辰，上幸太平館，以天使翌日宴也。上使李珍曰：「今見殿下德容至美，萬民欣戴之心，曷有窮已。俺雖年老，若生元子，當奉命再來。」辛巳，封贈副天使父爲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，其母李氏爲貞夫人。壬午，兩天使各令頭目詣闕進上，太妃殿及前王亦有所獻。史臣曰：「燕山罪惡滔天，得罪宗社，神人共憤，其推戴主上，不得不爾，當以實上告天子，以請命焉。而顧以虛誣之辭欺上國，且自欺，安在其正名乎？惜乎！當時大臣無見也。」丙戌，遣左議政朴元宗、刑曹判書李站如京師，謝封王詔勅也。

五月壬寅，上幸慕華館會天使李珍，觀武才。副使陳浩還自羅州，亦參。癸丑，天使求見我朝官制。上慮有或犯中朝，令政丞議之。乙卯，政院啓曰：「天使求良馬，是必欲獻天子。前日所獻不甚良。若責我國貢獻不以誠，則將何辭而答之？以此永爲恆貢，則亦可慮也。請議於大臣。」傳曰：「可。」柳洵等議曰：「皇帝荒淫好馬。前日所獻皆品惡，今若以良馬給之，恐激其怒，且爲恆貢，誅責無厭，則我國將不勝其弊。莫若以亞等馬給之。」傳曰：「依



議。」

六月戊辰，遣左承旨黃孟獻問安於兩天使。副使陳浩曰：「上使若求海東青，則慎勿與之。方今天子年少，恐啓貢獻之弊。」甲戌，政院啓曰：「兩天使來，七月二十日發行，而將先送人報告遼東。」上遣承旨成夢井請留焉。上使曰：「留此已久，不可停行。」且曰：「海東青當持獻，今已得否？」夢井對曰：「海東青產於北方異域，不可易得，然重違大人之意，誠心求之，而尚不得也。」兩天使語通事李仁禮曰：「俺等欲見病王以去。」仁禮對曰：「病王聞人足音輒驚悸，不可見。」兩天使曰：「若皇帝及司禮監問之，則何以爲對？」上又遣承旨成允祖請留天使。辛卯，承旨成夢井啓曰：「以別贈物件遺兩天使，因以殿下之意謝曰：『今詔勅之來，恩賜實多，敢以薄物表情。且都監郎官監造官通事等加事亦依前例。』上使再三讓之。臣強之而後受，曰：『偏小之邦，土產甚少，而優賜如此，多謝多謝。』副使曰：『俺則無功，何受爲？』強之乃受。但以贈物有差，似有不平之色。蓋副使別通事田命淳漏本國論功別贈上使之事，故副使有是言。」傳曰：「知道。」壬辰，兩天使各獻書冊圖畫彩段等物。上使潛語承旨韓世桓曰：「別贈物件，勿令西邊頭目知之。」

七月，上天使李珍獻段子等物曰：「同僚本國人太監，欲得本國土產付我以送，其回奉請以毛物白苧布計給。」甲寅，副天使請八道地圖，領議政柳洵啓曰：「可略模寫幅員以與之。」九月乙巳，左議政朴元宗，左尹李站還自京師。仍啓曰：「序班崔榮語臣曰：『成希顏之

來，我功居多。本國當贈我買家之物。須將此意道達殿下。』且書『纂』字以示曰：『爾知此字耶？中朝人多以此字疑爾殿下，我力辨其不然。』榮於我國事盡心奔走者，宜少贈送以答其意。』

十月辛巳，柳順汀曰：「臣聞中國欲置婆娑府。府與義州黔同島相近，土地沃饒。嚮者州民耕食，後爲野人所掠，遂禁其耕。今則中國設東八站，賊路阻絕，宜使州民耕墾其地，主將帥軍往來以備賊。若中國復置府先入，則我國不敢與爭。臣每欲啓達而不敢，請廣議處之。」洪景舟曰：「東八站與我境土相望，義州人或有舍館於遼東往來者，臣恐與上國交構生禍也。中國役歇，十人同居，一人有役，則餘皆免役，故我國人樂投其土。他日疊端尤可慮也。」

十二月丙寅，董清禮以謀立太弟罪處死。甲申，禮曹判書鄭光弼啓曰：「野人莽哈前者上來時，國家以爲有功，厚待饋餉，賜鞍馬段衣等物。今則邊將依他上送，若不優待，恐未滿其心也。莽哈，會長中最桀驁者，縱不如前日之厚，量給繇布，又饋餉於本曹以示優待，何如？」從之。

己巳四年（明武宗正德四年，一五〇九）

二月戊子，令譯官金石崇解送走回遼東人劉率。

三月己酉，賜溫下衛彼人馬匹、衣服有差。先是，我國騎兵朴敬爲野人所虜去。至是，溫下衛野人刷還。令鎮將宴慰分賜，仍諭曰：「爾等不憚遠道，誠心刷還，其功可嘉，例當上京論賞。但平安道境連中朝，不可來往。後門一路，道里回遠，諸種亏知介今方執戟相戰，非徒